惜抱軒文集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惜抱軒文集
卷三

► 卷四

卷三・序

《老子章義》序

天下道一而已，賢者識大，不賢者識小。賢者之性，又有高明沈潛之分，行而各善其所樂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，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，夫惡知其始之一也。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老彭者，老子也。孔子告曾子、子夏，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，及《老子》書言「以喪禮處戰」之義。其於禮精審，非「信而好古」能之乎？「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，求之過也。」夫老聃之言禮，蓋所謂求之過者矣。方其好學深思，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，得先王制禮之本意，而觀末世為禮者循其跡而謬其意。苛其說而益其煩，假其名而悖其實，則不勝悁忿而惡之。「禮云！禮云！玉帛云乎哉！」夫禮，貴有誠也。老子之初志，亦如孔子，而用意之過，貶末世非禮之禮，其辭偏激而不平，則所謂「君子馳不及舌」者與！且孔子固重禮之本，然使人「寧儉寧戚」，「下學上達」而已，「庸言之必謹」。逮七十子之徒，推孔子之義極言之，固多高遠失中，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。夫老子，特又甚焉耳。

孔子遇老聃，問禮於其中年，而《老子》書成於晚歲，孔子蓋不及知也。《老子》書所云「絕聖棄智」，蓋謂聖智仁義之偽名，若臧武仲之為聖耳，非毀聖人也。而莊子乃曰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，老子云「貴以身為天下」者，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為快，

「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」，以是為自貴愛也。而楊朱乃曰「不拔一毛以利天下」，皆因其說而益甚為謬。夫老子言誠有過焉，雖舉其末學益謬，推原及老子以為害天下之始，老子亦有所不得辭，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？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，而儒者遂不肯以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為老子之行。夫孔子於老子，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，以有師友之誼甚親，故曰我老彭。解《論語》者，顧說為商之大夫，不亦遠乎？其說出於《大戴禮記》，吾意其辭托於孔子而實非，殆不足據耶？抑所舉別有是人耶？若《論語》之老彭，非商大夫可決也。

《老子》書，六朝以前，解者甚眾。今並不見，獨有所謂河上公《章句》者，蓋本流俗人所為，托於神仙之說。其分章尤不當理，而唐、宋以來莫敢易，獨劉知幾識其非耳。余更求其實，少者斷數字，多則連字數百為章，而其義乃明，又頗為訓其旨於下。夫著書者，欲人達其義，故言之首尾曲折，未嘗不明貫，必不故為深晦也。然而使之深晦、迂而難通者，人好以己意亂之也。《莊子天下篇》引《老子》語，有今文所無，則知傳本今有脫謬。其前後錯失甚明者，余少正之，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。

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。又自唐以前，讀者差不若《漢書》之詳，故文多舛誤。夫老子，老其氏也，聃其字也。太史公文蓋曰，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漢末妄以老子為仙人不死，故唐固注《國語》，以為即伯陽父。流俗妄書，乃謂老子字伯陽，此君子所不宜道。當唐之興，自謂老子之裔，於是移《史記》列傳，以老子為首，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，乃有字伯陽諡曰聃之語，吾決知其妄也。老子匹夫耳，固無諡。苟弟子欲以諡尊之，則必舉其令德，烏得曰聃？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，皆舉氏字，晏平仲、蘧伯玉、老聃、子產，其稱一也。陸德明《音義》注《老子》兩處，皆引《史記》曰「字聃」，河上公曰「字伯陽」，不謂為《史記》之語。陸氏書最在唐初，所言《史記》真本蓋如此，則後傳本之非明矣。

老子所生，太史公曰「楚苦縣」，或曰陳國相人。《莊子》載孔子、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。夫宋國有老氏，而沛者宋地。言老子所生，三者說異，而《莊子》尤古，宜得其真。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？「子」之為「李」，語轉而然，猶姒姓之或以為弋也。彭城近沛，意聃嘗居之，故曰老彭，猶展禽稱柳下也，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。晉穆帝名聃，字彭子。漢、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為聃之氏之說者矣，後世失之，乃不能明也。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，桐城姚鼐序。

《後漢書・桓帝紀》章懷注：「《史記》曰：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名耳，

字聃，姓李氏。」吾作此序，未及檢引。然則改此文，疑玄宗以後事。

《莊子章義》序

《漢・藝文志》：《莊子》五十二篇。陸德明《音義》載晉、宋注《莊子》者七家，惟司馬彪、孟氏載其全書。其餘惟內七篇皆同，《外篇》、《雜篇》各以意為去取。自唐、宋以後，諸家之本盡亡，今惟有郭象注本，凡三十三篇。其十九篇，經象刪去，不可見矣。

昔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教弟子，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。其得聞者，必弟子之尤賢也。然而道術之分，蓋自是始。夫子遊之徒，述夫子語子遊，謂「人為天地之心，五行之端，聖人制禮以達天道，順人情」，其意善矣。然而遂以「三代之治，為大道既隱之事」也。子夏之徒，述夫子語子夏者，以「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，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，而志氣塞乎天地」，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。然「林放問禮之本」，夫子告以「寧儉、寧戚」而已。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，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。由是言之，子遊、子夏之徒所述者，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，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。夫言之弊，其始固存乎七十子，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。

莊子之書，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，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，而配神明、醇天地與造化為人，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。韓退之謂莊周之學，出於子夏，殆其然與？周承孔氏之末流，乃有所窺見於道，而不聞中庸之義，不知所以裁之，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，豈非「知者過之」之為害乎？其末《天下》一篇，為其後序。所云「其在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者，鄒魯之士、縉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」，意謂是道之末焉爾！若道之本，則有「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」者，周蓋以天人自處。故曰「上與造物者遊」，而序之居至人、聖人之上。其辭若是之不遜也，而蘇子瞻、王介甫，乃謂其推尊聖人，自居於不該不遍一曲之士。其於莊生，抑何遠哉？

若郭象之注，昔人推為特會莊生之旨，余觀之，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，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。夫《莊子》五十二篇，固有後人雜入之語。今本經象所刪，猶有雜入，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為者。然則其十九篇，恐亦有真莊生之書，而為象去之矣。余惜莊生之旨，為說者所晦，乃稍論之，為《章義》凡若干卷。

《左傳補注》序

{

左氏之書，非出一人所成，自左氏丘明作傳，以授曾申，申傳吳起，起傳其子期，期傳楚人鐸椒，椒傳趙人虞卿，虞卿傳荀卿，蓋後人屢有附益。其為丘明說《經》之舊，及為後所益者，今不知孰為多寡矣？

余考其書，於魏氏事，造飾尤甚，竊以為吳起為之者，蓋尤多。夫魏絳在晉悼公時，甫佐新軍，在七人下耳，安得平鄭之後，賜樂獨以與絳？魏獻子合諸侯，幹位之人，而述其為政之美，詞不恤其誇。此豈信史所為「論本事而為之傳」者耶？《國風》之魏，至季劄時亡久矣，與邶、鄘、鄘等，而劄胡獨美之曰「以德輔此，則明主也」，此與「魏大名」、「公侯子孫，必復其始」之談，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。又忘明主之稱，乃三晉篡位後之稱，非季劄時所宜有，適以見其誣焉耳。

自東漢以來，其書獨重，世皆溺其文詞。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，然遂以譏及左氏，則過矣。彼儒者親承孔子學，以授其徒，言亦約耳，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？若乃其文既富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、三代之典章，雖不必丘明所記，而固已足貴，君子擇焉可也。

自服、杜以後，解其文者，各有異同。近時有顧亭林、惠定宇皆為之補注。余以為有未盡，乃別記所見者。若總古今之說，擇善用之，萃為一書，則以俟後之君子。

《西魏書》序

當拓跋氏之衰，朝廷失政而邊鎮橫，武夫暴興而國柄移，天子寄居，亟立亟廢。蓋高歡一人，而援立之帝三焉：安定廢而孝武興，孝武奔而孝靜立。計其得失之故，雖不甚相遠，而以時論之，則孝靜固始為孝武之臣也。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為正，豈理也哉？南康謝蘊山觀察，舊居史職，出剖郡符，間以退處數年之暇，慨魏收之失當，撰《西魏書》二十卷，以正其失，可謂勤學稽古、雅懷論世者矣。

吾觀李延壽《北史》本紀，錄孝武於東魏孝靜之前，而不曰西魏，意蓋以收為非者。然拓跋自崔浩被誅，史筆回罔，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。又自道武以前二十餘世，率加以皇帝之號。延壽因之，不能正也。今觀察所紀，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，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。然延壽《自序》言「見別史千餘卷」，今時代遠隔，泯亡無一存，不獲使觀

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。惜哉！惜哉！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，存焉可也。

《族譜》序

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，莫不出於世族。當時姓氏之分，端緒著備，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，故黃、農、虞、夏，支裔流別，數千歲之紀，可得而知也。

自漢以降，王者興於草澤，將相出於屠牧，皆不能紀其先世，而譜諜寢以不詳。及晉、宋因魏制，以九品官人，重門戶，辨族地，而後譜學復興，以至於唐。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，皆始於魏、晉。魏、晉而上，或依托謬妄，蓋郎邪王氏，自云出於王子晉，蘭陵蕭氏，自謂本蕭何、望之，皆為昔人所誚。由是言之，譜諜之詳略，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，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。當世族之存，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，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，歷舉各族系世，如循庭木之支，如舉其室之瑣物，迄世族亡，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，而始誣托名人求以自重，是亦可謂愚也與！

自五代至宋，故家殘滅；及元、明，屢遭兵火。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！吾族先世本於田農，又自餘姚遷桐城，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，江、淮之間，居民粗定，而譜敘皆失。故居餘姚以前祖，不可得而知，不可知則闕，以為愈於誣托者之愚也。

譜自先雲南參政，及先職方府君，及叔祖贛州太守，嘗三修之。逮今孫子益眾，為文益繁。故少變其體，依古世表之法，率橫列而注歷職、生卒、妻子於其下，欲其文簡而易檢也。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，人謂麻谿姚氏。逮明中葉而始有譜，又垂及今二百餘年。自是以往，子孫之崇替不可知，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。然而差冀其經歷久遠者，惟文冊輕簡，易挾而藏，則傳久之道與？

《代州道後馮氏世譜》序

吾嘗謂三代重姓族，而系世詳。其後晉、宋六朝尚門地，而譜諜之學亦貴。獨中間秦、漢之世，公卿大夫，崛興草野，而譜系蔑可徵焉。世變使然，學者不能強說也。

《漢書》載公卿名人傳，皆不詳其先世，而所詳者，獨司馬遷、揚雄、馮奉世三傳而已。子長、子雲，皆以其所自序，故載之。然則宜鄉之族，亦必有能自序者，故史得因其文，異於他傳。以此推之，馮氏之有譜舊矣。

自漢以後，斷續不可盡明，而今代州之馮，興於明之中葉，至國朝乃益盛。非第仕宦貴顯也，蓋賢哲君子多矣。以余所及交，則湖北按察使馮君弼，其人介然自立士也。君弼既沒於武昌數年，其從父弟右書，來為安徽布政使經歷，因得識之。又識其弟汝谘，皆敦誼好學，異於流俗。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為其先世作傳志數十篇，信乎其世濟為君子也。

余與右書、汝谘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。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，俾子孫百世，流轉海內，易攜以行；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，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。右書、汝谘以為善。後余別去，次年再見之皖中，則右書、汝谘已如余論作《道後馮氏譜》成書矣，而余為族譜，反未及成。右書、汝谘之勇於取善如此，余能無愧乎哉？馮氏古多偉人矣，而今譜首於明時者，缺所不聞以為信也。

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，應鄉試時，夜揭榜，有走報其已得舉者，令君方臥，聞，應之而已，顧熟寐至曉，其氣量之閎遠如此。乃仕終於令，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。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，賢者子孫，宜更有大興者。他日史氏為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，意或有資於是譜，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，為世作譜者式也，故序之。

《包氏譜》序

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，使小史「奠系世」，載以《世本》之紀，諷以瞽蒙之詩。延及春秋，黃、農、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裔，散在列國者，可考而別也，而人臣功德尤異，思褒錄其子孫，則又因所生地謚字，賜姓氏族，用別紀之，而政教衰，賞罰亂，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，則得氏不足以為重。上無掌係之職，而私譜亦興，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。

宋興五代之末，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，洎仁宗之時，大賢乃出。包孝肅公，亦於其間以忠言諒節聞於朝，後世聞而慨慕之。蓋孝肅合肥人，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，於是吾邑有包氏焉。自古賢者少，士囿於俗，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。然則幸遇賢者之裔，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，君子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。

包氏世故有譜，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敕，詳其世自孝肅而下。今某方重修之，以語余。余謂譜別紀孝肅為宗，誼近於古。又嘗慕賢者之懿，而樂道其家事也，於是為之序云。

《醫方捷訣》序

余少有羸疾，竊好醫藥養身之術，泛覽方書。然以不遇碩師，古人言或互殊，博稽而鮮功，深思而不明，十餘年無所得，乃復厭去。

夫醫雖小道，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為。三代以來，設官而氏其族，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夭劄之傷，而群生樂育。導天和，安民命，至治之隆有賴焉。又推原其故，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，應六氣之和，固筋骨之束，調氣血之平，於是安樂壽考，永享天祿。然後推其意以為醫藥，以及庶民。此其意至精且厚，是以後世醫者雖多，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，終不能究其義；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，苟不世業而少習者，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，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。

吾鄉有嚴氏，世為醫。前世有號則庵者，其術神驗，余恨不及見之。今其孫以恬，能繼其學，出其傳書曰《捷訣》者，以示余。其言簡直，使人易入，能盡疾病之變狀。又操論得中，無偏駁之弊。蓋嚴氏既世其業，又欲以此明諸人人。信哉！君子之用心矣。惜乎余方以事牽，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，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，乃為之序而歸之。